

# 冷劍烈女

司馬紫煙

回答他的是一陣陣驟雨似的水花，連那個坐在船尾的舟子也淋得濕身是水，金蒲孤怒不可遏，故意坐在船上，閉起眼睛，裝作不理會。

過了一陣，他隱約感覺有一個人爬上船來，還是閉目不動聲色一直等那人靠近他身邊時，他才驟然發動，一把抓住那水淋淋的衣服，立刻將她翻了過來，按著自己的膝蓋上，舉起手掌，結結實實的在她的臀上打了兩掌！

由於黃鶯還是個孩子，他也利用懲罰頑童的方法來對付他，挨打的人一聲不響，倒是金蒲孤自己怔住了！

因為這個人不是黃鶯！雖然也是一個女孩子，身材卻比黃鶯高出許多，而且黃鶯是赤著腳下水的，這個女子卻穿著箭靴，身上也穿著緊身水靠！

當初他匆促之間，沒有看清楚是誰，胡亂地打下，這一發現，立刻怔得不知如何是好！

那個女子從他的膝上翻滾下來，回過身子，滿臉怒色，兩隻眼睛直瞪瞪地盯著他，金蒲孤才發現她也是一個十八歲的少女，圓圓的臉，長而彎的眉毛，夠得上是個美人胎子，臉是神氣凶得有點怕人！

金蒲孤一直怔在那兒，在怒火一般的眼神下煎熬著，半天之後，他實在忍不住了，

裝模做樣地咳嗽了一聲，陪個笑臉道：「請問小姐是……」

划船的舟子也嚇呆了，連忙道：「這是……」

那女子不等他說下去，隨即厲聲喝喝：「混蛋！誰要你開口，給我滾下湖去！」聲音很嬌嫩，神態卻極為威嚴，那舟子似乎非常畏懼這個女孩子，一點都不敢違拗連忙乖乖的跳下湖去！

撲通一聲，水花四濺，那舟子剛浮上水面，想往岸邊游去時，忽然手足舞蹈，像是底下有人拖住了他一般，連一聲都沒有叫出來，隨即咕咕地冒出一陣氣泡，沒入水中不見了！

金蒲孤以為是黃鶯還在水下淘氣頑皮，連忙大叫道：

「黃鶯！你還不快上來，瞧你闖了多大的禍……」

由於目前的情況太尷尬了，他不得已，祇希望黃鶯上來解解困，可是他連叫了好幾聲，不僅不見黃鶯上來或是應聲，連那舟子也似被湖波所吞噎了，半天不見動靜。

金蒲孤不禁有點慌了，此刻他著急的不是如何應付眼前的這個女子，而是湖底的兩個人，尤其是黃鶯，半天不見動靜了，是不是發生了什麼意外呢？

那女子等他連叫了幾聲後，才冷笑一聲

道：「你喊破了喉嚨也沒有用，她早已不在附近了！」

金蒲孤一驚道：「她上那兒去了？」

那女子沉著聲音道：「等我們把事情解決了再告訴你遲不遲，反正她死不了！」

金蒲孤又是一怔，知道這女孩子一定頗有來歷，雖然不曉得黃鶯在水下發生了什麼事，但定然與這女孩子有關，而且很可能與她在水下發生了衝突而被她制住了，因此倒暫時不再替黃鶯擔心了，怔怔地道：「還有一個人呢？」

那女子寒著臉道：「你是問那個划船的？那跟你沒有關係！」

金蒲孤微溫道：「人命如天，怎說沒有關係……」

那女子也怒聲道：「是我叫他跳下去的，跟你有什麼關係？淹死了有我負責！」

金蒲孤見她簡直不講理，不禁怒道：「你怎可拿人命當作兒戲，等人淹死了，你就是為他償命又有什麼好處？」

那女子冷笑一聲道：「你對別人的生死倒是關心！」

金蒲孤連忙道：「這是應該的，那個人跳下去還沒有多久，假如他不會水，現在施救還來得及……」

那女子哼了一聲道：

「他的生死你可以暫時不管，最好還是留神你自己，祇要你能活下去，他也死不了！」

金蒲孤先是一怔道，繼而想明白了，這個女子雖不知是那路的人物，但看她在空中突然現身，水性與武功一定都不錯，再看那舟子對她如此權威，則她在西湖上一定很有名望……

(一三四)

到車站送行的訪律師露出少見的肅穆表情對我說道：

「寺田，凡事要小心，你出門旅行我不想說些不吉利的話，但是我覺得這一回的尋人啟事不像表面那麼單純，也許裡面還隱藏著我們無法想像的意圖，無論是你外公被殺的方法，還是那對不尋常的恐嚇信，或是四處打聽你的行為的男人，這一切都令我覺得不安。」

那位四處調查我的男子，我是從朋友的妻子和公司的人事課長口中得知的，為了慎重起見，先前我曾經詢問過訪律師，那個男子非但不是他的部屬，當他聽到這消息時還大感吃驚呢！

「對於委託者我有責任調查你的品行，但是我使用的方法絕對不會讓你發覺，嗯，我想一定另外有人想要調查你，這個人大概是個鄉下人，美也子，你認為呢？」

「我不大清楚……」

美也子眉頭深鎖，似乎也很吃驚的樣子。那人究竟是誰？為了什麼目的而來了我們始終不知道。

接著訪律師說了下面一段話。「寺田，人類是很微妙的動物，二個月之前你還是互不相識的陌生人，甚至不知道對方的存在；然而因為一件尋人啟事，將你我聯繫在一起，而且兩人還因此成爲殺人嫌疑犯，因此我覺得你和我非常有緣，所以到了那裡，如果發生需要有人協助的事情，儘管通知我，不要客氣，我一定會放下一切趕過去的。」

訪律師親切的叮嚀，我銘記在心。這趟旅途的未來不知道是風是雨，讓我感到非常傷感。此時我已硬硬得說不出話來，除了默默低著頭外，也沒有其他的辦法。

我們之中最有活力的是美也子，那天早上她身穿輕便的外出服，外面罩了一件鮮綠色風衣，高大的地站在陰沉的月台上，看起來像一朵盛開的花朵。

「你在嘀咕什麼啊？好像寺田一定會碰上什麼怪事似的，叮嚀又叮嚀。拜託了，別那麼婆婆媽媽好不好？不會有事的，縱使……」美也子的眼珠骨碌碌地打轉，充滿戲謔的神情。

「縱使發生什麼事，別忘了還有我呀！我最討厭意外事件，對付臨時的突發狀況我最在行了，身為男人，可別因為一點小事就想不開，天底下沒有任何事情解決不了的。」

「呵呵！好吧！有事拜託美也子準沒錯。」

訪律師也拿她沒轍，祇能連連苦笑。

好不容易等到發車時刻，我和美也子與訪律師道別，隨著人群進入車廂。

雖然前途充滿不安與恐懼，但是我不得不承認這次的旅行非常快樂。如果魅力可以聞得到，每個人身上或多或少會散發些許味道，但魅力與美醜未必畫上等號，有些人外貌並不是很美麗，卻擁有強烈的魅力。美也子不僅外貌美麗，全身還散發出強烈的魅力。她天生個性豪爽，有如大姐頭一般，很樂於助人，經常對別人伸出援手。雖然我跟她交往了幾天，但一開始就現出保護者的姿態，就像姐姐對待弟弟那般，無微不至地照顧我。到了出發前夕，她甚至關氣地爲我購買旅行裝束。

(二十一)



●橫溝正史

## 招魂

倪匡

一想通了這一點，齊白首先又起了一股妖異之感：這個……鬼，還真是建文帝，一點不假，不然，不會反應如此強烈，接著，他就苦笑了一下：「對不起，我是無意間提起的。事實上，這裡如此隱蔽，誰也發現不了。」

聽得齊白那麼說，「建文帝」像是放心了一些，但隨即又疾聲問：「你又是如何發現的？」

齊白忙解釋：「我是專才，普天之下，唯我一人而已。」

「建文帝」盯著齊白，臉色陰晴不定：「你……準備終老此處？」

齊白忙道：「能和你在一起……我很榮幸，我可以長期在此，但總要離開的。」

「建文帝」臉色大變，連叫了幾聲：「來人，來人。」

他叫得雖然聲音宏亮，可是在空洞的巨宅之中，除了嗡嗡之聲之外，沒有別的迴響。

齊白這時，也不免暗暗吃驚，心想若是應聲奔出十來個錦衣衛來，抓住了自己，「建文帝」又大喝一聲：「推出午門斬首！」那可不是玩的。

所幸「建文帝」叫了幾聲，沒有人出來，齊白才定下神：「你怕什麼？所有要找你的人早已死了，時易事遷，你祇不過是歷史人物，就像你……在世之日，看唐太宗、成吉思汗一樣，哪裡還有什麼恩恩怨怨？」

「建文帝」雙手亂搖：「千萬別這麼說，我既然可以還在，叛敵也一定可以在，一樣不會放過我。」

他說得極其認真，語音中的那股恐懼，影響了齊白也感到危機四伏，一不小心，就可以有殺身滅門之禍。

所以他一疊聲道：「是，是，我不會胡亂對人說。」

他這時所想到的是，如果明成祖的鬼，指揮著一大批錦衣衛的鬼，前來拿建文帝的鬼，那不知道是一個什麼樣的場面。

由於這種想法，實在太荒誕了，是以他不由自主，在自己的頭上，重重打了一下，不由自主喘著氣。這時他也想到了我，這樣的奇遇，他自然會想到我，要說給我聽，來和我商量。

他道：「我至多祇對一個人說起。」

「建文帝」厲聲道：「一個也不行，我……若是我……還有人可以差遣，定然不容你活著離開此處。」

齊白歎了一聲：「可是……你死了已經五百年，還有什麼可怕的？」

「建文帝」仍然雙手亂搖，頓足：「總之，唉，從長計議。」

他說著，向前走，不多久，就來到一間佈置得極其精緻的書房之中。齊白是識貨的人，一看到書房中的擺設，心頭就怦怦亂跳，那一整套明黃色的五爪金龍御案器，外面根本沒有見過，顯然是專爲建文帝這個避難所而設的。

「建文帝」在呆了片刻之後，居然「皇恩浩蕩」，賜齊白坐。齊白坐了下來之後，「建文帝」便問天下大事，可是怪的是，齊白講了一點點，他就用力一揮手。

(五十九)



沈志傑則尾隨在他身後，成爲第二個離開會議室的人。仲鳴會出現這種情形實在是太詭異了，這是他認識他這麼久以來第一次見到。

名列全台工作狂榜首的他，竟然會在會議中出神！發生什麼事了嗎？難道跟他早上晚進公司的原因有關？

等二人離開，會議室的所有與會人員才開始交頭接耳地討論總經理百年難得一見的脫序行爲。

一進總經理辦公室，沈志傑就看到辜仲鳴雙手插在褲子口袋裡，皺著眉頭站在落地窗旁，無神地望著底下的車水馬龍。

「發生什麼事了？」他這副沮喪的樣子，一點都不像自己認識的辜仲鳴。

「陪我喝杯酒。」辜仲鳴沒回答他，逕自走到酒吧旁，從櫃子裡拿出了一瓶馬丁尼跟兩個酒杯。

「我問過司機，他說你早上在往公司的路上，遇見一位小姐。她是誰？」

沈志傑注意到好友在聽他的問題時，正在倒酒的手明顯地頓了一下。

果然，八九不離十，一定跟「她」有關。

「跟她無關。」

但顯然地，辜仲鳴並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難道——她是歐嘉芝？」前幾天仲柔跟他提過，她說她懷疑她大哥對嘉芝有好感，他還笑她想太多了。

因為不久之前，他才罵她是冷臉的囂張女人哩！

但這次他的猜測，卻引起他更大的反應，酒還不小心灑落了幾滴在吧台上。

「沒想到這個女人的魅力這麼大，她已經讓你藉酒澆愁兩次了！祇是上次你是一臉的怒氣；而這次，卻是一臉的郁卒。」

「喂，是好朋友就別這麼損我。」

「OK，我不損你，那你自己說吧。」

「沈志傑聳聳肩。」

「說什麼？」

「說看看歐小姐究竟有什麼魅力，竟可以让你連開會都失了神，真是一點都不像你的作風呢！」

呵呵，搞不好真被仲柔說中了，這是她大哥有始以來，首次愛上一個女人。

「你真的想知道？」

辜仲鳴隨便挑了個位子坐下，或許他真的該把自己對歐嘉芝的那種奇妙感覺說給好友聽。

「我洗耳恭聽。」

「自從我第一次跟歐嘉芝見面後，我就常常夢見自己跟她相處在一起，但夢裡她都是面帶笑容，不像平時那樣老是拒人於千里之外。」

「後來，祇要她對我笑，我就開心得想要飛上天；相反的，看到她的眼淚時，我就不爽得想揍人，揍那個會讓她哭的人。」

「連跟別的女人約會這麼平常的事，我都怕被她知道，你說怪不怪？我這樣是不是像中邪了？」

辜仲鳴將酒杯裡的酒一飲而盡，他的心情第一次因爲一個女人變得這麼混亂。

沈志傑聽完後，咧嘴大笑，站起來走到好友的身邊，拍拍他的肩膀，給他安慰及鼓勵。

「兄弟，恭喜你，你戀愛了。」

「戀愛？你是說……我愛上歐嘉芝了？！少胡扯了！我才不過認識她短短幾天而已。」

(四十三)

## 蝴蝶媒

作者：南岳道人

那旁邊青衣女子，忙來接上去，遞與小姐。小姐展開一看，那詩道：

作隊尋春畫閣西，舞衣新剪學深閨。

侍兒豈爲傷春惱，團扇生教失伴啼。

何幸掌中憐祇影，重會花底覓雙棲。

慈悲金屋人難到，從此天台路不迷。

小姐看了這詩，不覺驚倒，悄悄向綠衣女子道：「好詩，好詩，真個字字珠玉，筆筆龍蛇，自負高才，良非虛語。此生料不是鼠竊狗偷之輩，放他去吧。」

綠衣女子道：「小姐見得極是，我看那生，人物風流，才情高曠，世間哪有這等賊子？祇可惜是個男子，若是個女人，豈不做得小姐的一個對手。於今趁早放他回去，恐怕院子們來撞見，將他凌辱。」說罷，向蔣青巖道：「那秀才，俺小姐見你的詩好，念你是個斯文人，不拿你去見老夫人，著你速速回去，不得再來。」

蔣青巖聞言，遂向小姐深深一揖，謝道：「小生下裡巴音，蒙小姐重賞，庶覺惶恐，敢求小姐尊作一觀。」

綠衣女子道：「俺小姐的著作，從來不肯示人，你休得祇管胡纏。」

青衣女子在旁道：「要看便與他看看，也嚇他一嚇；莫讓他說嘴。」便將手中團扇向蔣青巖前一擲，道：「這扇上面，便是小姐的佳作。你快快看了。」蔣青巖連忙拾起那扇兒，細細觀看，原來就是一首詠這團扇的五言古詩。那詩道：

團扇復團扇，莫近秋風面。

秋風動地擲，眼見絲絲亂。

懷古憶班姬，良時易選換。

譬如明月光，三五難常見。

蔣青巖看了一遍，將那團扇端端正正放在太湖石上，把衣冠整了一整，恭恭敬敬向那團扇拜了四拜，說道：「奇才，奇才，直可與曹大家、蔡文姬並駕爭光，真令小生愧死矣。」正說話，忽聽得樹林影裡有人走動，把小姐和那兩個女子都嚇呆了，忙忙兩步做一步，走將進去，將門兒閉了。正是：

閉門不管窗前月，分咐梅花自主張。

蔣青巖也驚得戰戰兢兢的，躲向一個石洞裡邊去坐著。聽了半响，不見有人來，祇見一個白貓兒，銜了一尾金魚，後面一個黑貓兒趕來爭奪，卻非人走。蔣青巖方才心定，閃出身來，將那門兒一望，正開得緊緊的，裡面悄無人聲，心下十分惆悵。欲待去敲那門兒，又恐怕惹出事來；欲待回去，又覺難捨。

(九)

**神機妙算張太乙**  
**張天師64代再傳人**  
**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  
太乙網址：tai-i.com

**精選 (陰宅、陽宅) 風水可補運**

化解 { **經濟** } 危機  
**婚姻**  
**健康**

**個人生涯規劃 (人生地圖)**  
**詢問電話：(626)255-0558**  
**9909 Marshall St., El. Monte, CA91731**

**聖路易新聞電子報**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更多、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  
**十六版週週上網，廣告效應無遠弗屆，再也不會錯過**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  
**請上網：slcj.us**  
電話：314-991-3747 傳真：314-991-2554 e-mail:slcj@slcjmail.com